

漁業論叢書
第一集

盧崇善先生著

漁詩偶談

梁寒操書



此休法、江何勇目字
碑、石自到雲以張開
都已送眼前隨交恒在氣

峻情學長漁詩偶談出版為序

主筆錦舊內相耶 印為也

送寒棕

龍

漁詩偶談序

王大任

憶在垂髫時讀張志和漁歌子：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「松江蟹舍主人歡，菰飯蓴羹亦共餐。楓葉落，荻花乾，醉宿漁舟不覺寒。」以及唐詩：「尋得桃源好避秦，桃紅又是一年春；落花莫遣隨流水，怕有漁郎來問津。」爲之悠然神往。因而聯想到越國大夫范蠡於中興復國大功告成之後，敝屣萬金之祿，與西施駕一葉扁舟容與五湖，以漁鄉終老，過其：「英雄退步即神仙」的淡泊生活，深符合東方文化「持盈保泰」與中國「求闕求損」的人生哲學。餘如：「太公望於不遇時，垂釣於渭水；行年八十歲，始遇文王訪賢，以後車載至朝堂，奉爲國師；武王繼位，尊之爲尙父，弔民伐罪，誅戮殷紂，奠定周室八百載基業，又東漢嚴子陵隱於釣臺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，爲東漢樹立了廉隅與貞固的政風。又新序：「楚人有獻魚於王者曰：『食之不盡，賣之不售，棄之又惜，故獻。』」左右曰：『鄙哉辭也。』」楚王曰：『子不知漁者，仁人也；蓋聞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饑色，漁者知之，其所以喻寡人也。』於是乃遣使恤鰥寡。故漁者獻餘魚，而楚王賴之。」又晉書，「王延性至孝，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，延求而不獲，杖之流血；延尋泫叩冰而哭，忽有魚長五尺躍出冰上，延取以進母；卜氏食之，積日不盡，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。」這些史話流傳均與漁詩掌故有關，皆有助於善良風俗的培育與世道人心的轉移。

年來在報刊聯讀盧委員崇善兄所編「漁詩偶談」，清新拔俗，境界別開，允集漁詩之精華，極古今之逸趣矣！蓋不僅以辭藻與意境爲溢美而深有得於道也，孔子曰：「作易者其有憂思乎？」崇善兄不僅好學深思而又飽經憂患，觀其於自序中引沈攸之之言曰：「早知窮達

由命，恨不十年讀書。」並自云，「人悔不早知，如及早知之，會省却多少勞碌，討却多少便宜。」又原書所列目次：「不爭魚得失，只愛傍桃花。」「眼前菱藕魚蝦美，不識他年孰主賓。」「不傷無數浮沉者，波逐人間億萬年。」胥爲見道有得之語。

予年來以正道直行，潔己奉公而謗毀交至，諺語有之，「德修讀至，道高毀來」，予德既未修，道亦不高，但憂讒畏譏之情有增無減，初甚自傷命途多舛，造化弄人，嗣讀莊子南華秋水諸篇，屈原哀郢漁父之什，則慨然古今忠臣義士之遭際何其相類？！繼讀：「漁詩偶談」，更有悟於周易：「潛龍勿用」與「遯世無悶」之奧旨，而個人之修養尙未臻爐火純青之候也！茲承崇善兄以王陽明：「險夷原不滯胸中，恰似浮雲過太空，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錫下天風」詩相慰相勗，並囑爲漁詩偶談作序，因述其所感如此，非敢言序也。五四年元月二十三自由日於木柵良園。

自序

昔賢沈攸之，晚好讀書，手不釋卷，嘗嘆曰：「早知窮達由命，恨不十年讀書！」如聞其語，眞清夜鐘聲也！於我心有戚戚焉！人悔不「早知」，如及早知之，會省却多少勞碌，討却多了便宜。余憂患之餘，只好讀書，有如看花，如觀魚，如遊山玩水，不一定有所得，適意而已！興之所至，亦偶然寫作，不計工拙，只隨意之所到而已！正如莊子所謂：「……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！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」其有未愜於心者，則揭之壁間，以作不時之推敲。王安石之「春風又綠江南岸。」其「綠」字，開經「到」「過」「滿」「……」等等而改定者；歐陽修之「環滁，皆山也。」簡短五字，開係由數十句而改定者；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」嘗背手推敲以爲樂。有客來坐談，偶見壁間漁詩偶談數則而好之，並憊意發表，以公同好。前年六月間，抄投漁業論壇，當月刊出，並接主編者金先生之玉來函希望按月續稿。彼此原係素昧平生，而事出偶然適然而竟成常然矣！一年有餘，仍未謀面，亦奇緣而慳緣者。月前來函約商，照其論壇慣例將漁詩偶談出單行本，以便讀者。原此寫作，只是一副手眼，自知庸拙；然已曰以便讀者，又何敢辭！但是，文稿是偶然之談，原無安排，亦無系統，甚至並無所謂題目者，只隨憶隨讀，或者文友隨時供給之資料，乘興之所至，直書而已！其或主或從，曰重曰輕，此處彼處，宜先宜後，以及其長短新舊雅俗等等之裁剪，均未計較考慮。單行本發刊，將稿重閱一過，除校正錯字外，悉照原文解嘲曰保存質樸；只於其有段落分明之處，抽出一二句標題之，以醒目而便讀者翻閱。至其於文藝之耕耘如何？於詩教之影響如何？是不能不請教高明，尤其是漁業界之善智識。

本書蒙梁寒操先生題耑，衷心銘感；尤其題辭：「無休浩浩江河勇，自守涇涇石自剛。靈根開張都見道，眼前隨處悟行藏。」不獨是文藝與詩教之最高原則；簡直是人生奮鬪之正

確指南；數十年全力赴之而未能者。讀之雖曰手舞足蹈，然而自慚瞠乎其後也。過來人語，當作四句偈，虔誠而奉持之，冀有寸進也。王委員大任兄賜序謂「深得於道」，讀之不禁駭焉！雖曰有志於道，實寡過而未能！今而後當交勉焉。金先生之玉，於此漁詩偶談稿，一年有餘，按月刊載，已費精神。茲出單行本，更耗心血，並承賜跋溢美。文中提出浸潤於大自然中體認自然，適用自然，欣賞自然，以之讀書，以之修身養性，以之仁民愛物。銘感之餘，敢不勉焉。本書出版，敬請讀者高明指正，尤爲盼禱。是爲序。

曲江盧崇善於臺北板橋蘆民國五十四年元月元日

漁詩偶談目錄

一、梁塞操先生題辭

二、王太任先生序

三、自序

四、則次

1 不爭魚得失，只愛傍桃花。

2 迴看天際下中流，巖上無心雲相逐。

3 案有黃庭樽有酒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

4 得受個中涼意味，此兒曾未夢長安。

5 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

6 落霞與孤鷺齊飛，秋水共長尺一色。

7 眼前菱藕魚蝦美，不識他年孰主賓。

8 魚水三顧合，風雲四海生。

9 海上釣鰲客。

10 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

11 盤餐老夫食，分減及溪魚。

12 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，不忍四海寒飈颭。

13 鏐功勒石張弘範，不是胡兒是漢兒。

14 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

15 不傷無數浮沉者，波逐人間億萬年。

16 濕翼惹驚窮許所。

17 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五、金之玉先生跋

漁詩偶談

一、不爭魚得失，只愛傍桃花。

史記范雎傳：「呂尚之遇文王也，身爲漁父，釣於渭濱耳。」左傳隱公五年：「公將如棠觀魚者。」釋文：「魚亦作漁。」以故後之詩人於漁，多感興趣。而漁詩之佳，足「可以興」者實不少。閒來無事，偶談漁詩。

唐子畏贈趙一蓬詩：「烟水孤蓬足寄居，日長能辦一餐魚。問渠勾當平生事，不是絲綸就讀書。」想漁業中人，不少唐子畏趙一蓬一類之人物。隨園詩話載當時人漁詩一首，其詩曰：「自把長竿後，生涯卽水涯。尺鱗堪易酒，一葉便爲家。晒網炊烟起，停舟月影斜。不爭魚得失，只愛傍桃花。」與前詩同其逸趣閒適。而其字句間亦多有極相似者：如「烟水孤蓬足寄居。」之與「一葉便爲家。」如「日長能辦一餐魚。」之與「尺鱗堪易酒。」如「問渠勾當平生事，不是絲綸就讀書。」之與「自把長竿後，生涯卽水涯。」至「讀書」之與「不爭魚得失，只愛傍桃花。」更有相助相成之趣。古人有句云：「胸無得失渾忘我，影有浮沉一任他。」則讀書養氣，不爭得失，更臻化境矣。

二、迴看天際下中流，巖上無心雲相逐。

柳宗元漁翁詩：「漁翁夜傍西巖宿，曉汲清湘然楚竹。烟消日出不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迴看天際下中流，巖上無心雲相逐。」江中漁翁「汲清湘」，「然楚竹」，何等自由自在。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」浸潤在大自然中，美麗、融洽、愉快！至「迴看天際下中流。」氣勢矯健，眞若游龍矣！若在大海中，讀「日出不見人。」「無心雲相逐。」不更颯逸放曠耶！

三、案有黃庭樽有酒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

宋崔唐臣與蘇子由、呂晉叔書；二人登第，崔遂罷舉；買一舟，貿易江湖；二人見之，問以別後事？答詩云：「集賢仙客問生涯？買得漁舟玩歲華。案有黃庭尊有酒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」「集賢仙客問生涯，買得漁舟華歲。」「生涯」而曰「玩」，何等逍遙！其意義，有若莊子逍遙遊之「遊」字，不考據詳談，只引其本篇中之「秉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。」看來，當即是其「遊」字之正解，亦未嘗不是此「玩」字恰當之釋也。又其本篇之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雲，淖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」想當是莊子「逍遙遊」之「神遊」，亦即崔子「玩歲華之「神玩」也。「案有黃庭尊有酒。」便是於「玩歲華」中具體隨舉一、二事以刻繪其高致。「黃庭」，道經名，雲笈七籤有黃經內景經，黃庭外景經，黃庭遁甲緣身經三種，此外道書所載，尙有黃庭煩神經，黃庭五臟六腑玉軸經數種。雲笈七籤云

：「黃者，中央之色也。庭者，四方之中也。指腦中心中脾中，故曰黃庭。蓋道家言養生之書也。臺灣自由出版社印道藏第一集，養生長壽秘訣集成第九冊，只有上清黃庭內景經，太上黃庭外景經，黃庭遁甲緣身經三種。黃庭經，當然是「玩歲華」之秘寶。至於「酒」，酒仙李白有云：「處世若大夢，胡爲勞其生：所以終日醉，頽然臥前楹。」（春日醉起言志）又云：「對此石上月，長醉歌芳菲。」（春日獨酌）又云：「人生得意難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」（將進酒）醉吟先生傳有曰：「得以夢身世，雲富貴；幕席天地，瞬息百年；陶陶然，昏昏然，不知老之將至，所謂得全於酒者。」（白居易）等等，雖是「玩歲華」之趣寶，然聖人「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」之垂教，（論語鄉篇）更爲中道而不偏住之法寶也。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」初讀，似乎是隱逸之習尚，覺有能靜而不能動之嫌。古詩有押家字韻者云：「吾生自有安樂法，所遇皆欣卽是家。」便能「動靜合一」（王陽明語）卽是「動靜一源」（李二曲語）宗穀垂長風破萬里浪，庫波太空艙環繞地球二十二週，亦未嘗不可有「案有黃庭尊有酒」之趣也。何必反讀句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」然讀莊子天地篇，至「若夫人者，非其志不之，非其心不爲。雖以天下譽之，得其所謂，謦然不顧；雖以天下非之，失其所謂，儼然不受，天下之非譽，無損益焉。是之謂全德之人哉！我之謂風波之民。」注，成云：「水性雖澄，逢風時起；我心不定，類彼風波。」又知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」實兼動靜而有之者也。「漁舟玩歲華。」大海中，「水光接天，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；浩浩乎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於是飲酒樂甚。」（蘇軾前赤

壁賦）兼讀「黃庭」，其興致爲如何耶！

四、得受個中涼意味，此兒曾未夢長安。

多暄草堂詩文集，爲有清末葉仁和陳豪所作。潘鳳洲跋其後曰：「君夙喜陶集；於鄉先輩，則愛吳西林。故五言古有盛和澹雅之音。近體學放翁，而題畫絕句，含情綽逸，言短意長，尤非胸無滓溟者，不能有其境地。蓋君善繪事，落筆不矜持而天趣盎然。歸田後，爲余畫一蓬面。秋水浩淼，岸楓作丹，蘆中藏小舟，篙師科頭酣臥，極盡蕭閒之致。並題兩絕云：『得錢買酒已微醺，泛宅浮家涉歷多。鷗鳥同眠江上穩，轉疑朝市有風波。』『蘆花風起水天寬，午倦科頭正早餐。得受個中涼意味，此兒曾未夢長安。』」

上蔡謝氏云：「邵堯夫，真是豪才，嘗有詩云：『當年志氣欲橫秋，今日看來甚可羞。事到強爲終屑屑，道非心得竟悠悠。』」謝氏贊此，正爲他做得來放得下，確是高人一等。陳豪一畫兩絕，亦有做得來放得下之風致，陳豪，亦豪才也夫！

「得錢買酒已微醺。」「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消萬古愁。」（將進酒）他用不着李白之豪邁。只是寫「得錢買酒」素其位而行而已矣。夫「得錢買酒」想即是古詩所謂「尺鱗堪易酒」之類。平實地已見其胸次悠然矣！至所謂「微醺」，更感妙不可言。古詩有云：「美酒飲教微醉後，好花看到半開時。」孟子曰：「仲尼不爲己甚者。」以故識者嘗許斯聯爲見道之語。「微醺」想亦卽所謂見道之語也。「泛宅浮家涉歷多。」見道

真切，非玄之又玄者空中樓閣之虛構；乃面對現實，確切親着，如手格猛獸之格物，生死搏鬪中獲得者，包括靜中默識，動中體驗。

「鷗鳥同眠江上穩。」天君泰然，無往而不穩；用「鷗鳥同眠。」趁映穩字，更臻化境。「轉疑朝市有風波。」有「窮則獨善其身」之高致。細味之，亦覺其未嘗無「達則兼善天下」之宏願。從「穩」字入着，亦即諸葛武侯「寧靜致遠」之意也。

「蘆花風起水天寬。」「蘆花風起」，寫來涼淡，天趣盎然！而「水天寬」，於「秋水長天一色。」添一「寬」字「海濶從魚蹤，天空任鳥飛。」有自由自在之雅致。與水天同其曠遠虛靈矣！其「午倦科頭正早餐。」樂其日用之常，亦大有靜恬閒適之趣。

「得受個中涼意味。」邵堯夫詩云：「月到天心處，風來水面時，一般清意味，料得少人知。」意味，雖於秋曰涼，於夜曰清，然其意境則一也。「個中涼意味」原是「少人知」者，而曰「得受」，其享受，真南面王不易也。「此兒曾未夢長安。」放翁有句曰：「老去已忘天下事，夢中猶看洛陽花。」「未夢」與「夢中」同一血脈，衣鉢真傳也。

請漁業善知識，於「風起水天寬」中，「酒已微醺」，檢出陳豪先生題畫兩絕快讀一過！如「得受個中涼意味。」如何如何！

五、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

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I've caught a fish alive, Six, Seven,

eight, nine, ten, I've let it go again. 此詩見林語堂先生所編之初中開明第一英文讀本。十多年前後，差不多大陸南方各省初中學生都會背誦。詩中之「I've let it go again」用孟子之「得其所哉！」（萬章）翻譯，最足以表出其精神。

「得其所哉！」原是二千年前之成語，我用，你用，他（她）用，遂成習慣語；其效用，好像是明明白白之話。不過若將牠翻譯成真正之普通白話，還不容易十分表現出牠之神情來。朱憲注，於「得其所哉！」本身，未加注一字；只是於其上文「圉圉」「洋洋」「攸然而逝」，稍加解釋；了解文義，當然不無幫助；但於其本質，似仍未能十分透澈也。王天恨以白話解之曰：「這魚真得到了安逸的所在咧！」（見四書白話句解，臺中中臺書局印行。）蔡冠洛以白話解之曰：「這魚真得到了安逸的所在了！」（見四書白話新解中央書局發行。）觀王蔡兩白話之解，雖「咧」「了」助詞應用不同，使神態各有異別，而其實，同未能表出「得其所哉！」之整個意義。蓋嘗試論之，白話，可用「真得咧！」（韻會：「凡求而獲皆曰得」。）「真得意咧！」（孟郊登科得詩：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。）（史記管晏列傳：「志氣揚揚甚自得也」。）表其神氣。文言，可用「自得之則居之安。」（孟子）「樂全之謂得志；所謂得志者，謂無以益其樂而已！」（莊子）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（涅槃經）以現其內涵。但無論在白話，在文言，均未能百分之一百等於「得其所哉！」也。而得其所哉！」而「得其所哉！」似能等於「I've let it go again」，而「I've let it go again」似能等於「得其所哉！」也。佳甚！妙甚！

「得其所哉！」根據「擴而充之」之原則，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已「得其所哉！」應該推及人「得其所哉！」；人「得其所哉！」應推及物「得其所哉！」宋程明道先生詩有句云：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」（上蔡謝氏曰：「明道先生胸懷好，直是與會點一般。有詩云：『閒來無事不從容，睡覺東窗日已紅。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風雲變態中。富貴不淫貧賤樂，男兒到此是英雄。』」）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」是推及人「得其所哉！」也。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。」是推及物「得其所哉！」也。莊子天地有曰：「愛人利物之謂仁。」張子西銘有曰：「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與也。」皆聖人「仁民愛物」之遺意也。

禮運大同章：「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。是謂大同。」此「仁民」之極致也。雖未言物「得其所哉！」；然以良知之推演，未嘗不可兼而及之也。金剛般若波羅密經：「所有一切衆生之類：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，若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，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」此「仁民」而兼及「愛物」也。雖兼及「愛物」，然以天性之自然，未嘗不是「愛有差等」也。意者，者「仁民」「愛物」二者不可得兼，當舍「愛物」而取「仁民」者也。

「得其所哉！」當「仁民」「愛物」二者可得兼，自可“*I've let it go again*”若斯！不可得兼，自須“*I've caught a fish alive.*”未知漁業專家以爲「雍之言然」否。

六、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
閒來無事，輯若干與「漁」有關連之古人詩文名句。於月白風清之夜，焚香一讀，自覺心曠神怡，至足樂也。如：

一、讀王勃滕王閣序：「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，雁陣驚寒，聲斷衡陽之浦。」之上，有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

二、讀范仲淹岳陽樓記：「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」之上，有：「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。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。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。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烟一空，皓月千里。浮光耀金，靜影沉璧。」

三、讀蘇軾前赤壁賦：「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。」前後有：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；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臨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，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，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於是飲酒樂甚。扣舷而歌之，歌曰：『桂棹兮蘭漿，擊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』」

「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

終。……。」「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爲聲，目寓之而成色；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；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」

四、讀蘇軾後赤壁賦：「舉網得魚，巨口細鱗。」之下有：「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；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」

五、讀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：「坐看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」之前有：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」

六、讀王維桃花行：「漁舟逐水愛山春。」下有：「兩岸桃花夾古津。」

七、讀酈道元水經江水注：「漁者歌曰：『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。』」

八、讀隨園詩話墨禪盤山詩：「偶來浮石上，疑是泛滄浪。一鳥墮寒翠，千峯明夕陽。無人垂釣去，有約看雲忙。卽此愜眞賞，蕭然世慮忘。」雖曰：「無人垂釣去。」然亦未嘗無魚相也。

九、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（手邊無書，未查出處。）曰：「漁舟一葉，驚出沒於波濤。」前後有曰：「陰陽已亂，昧爽不分，訝長江之一色，忽大霧而四屯。」「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；渺乎蒼茫，浩乎無際。」「返元氣於洪荒，混天地爲大塊。」

十、……。

莊子秋水篇有曰：「天下之水，莫大於海。萬川歸之，不知何時止而不盈；尾閭泄之，不知何時已而不虛。春秋不變，水旱不知。此其過江河之流而不可爲量數。……。」又有曰

：「……告之海曰：『夫千里之遠，不足以舉其大；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極其深。禹之時，十年九潦，而水弗爲加益。湯之時，八年七旱，而崖不爲加損。夫不爲頃久推移，不以多少進退者，此亦東海之大樂也。』」讀上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等等詩文摘錄名句，若不於其原詩原文想像欣賞，而移於大海中觀想默識，此其過於原詩原文之「流」，眞「不可爲量數」也。想「亦東海之大樂也」。例如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「氣蒸……，波撼……。」……若通通移臨大海，焚香一讀，觀想默識，何如何如？眞使人神骨欲飛海上矣！

上述古人詩文名句，讀者當已享受其豐美颯逸；但若臨大海，卽已於讀者面前把着無量無邊偉大自然之新詩文任由欣賞矣！然歟？否歟？讀者當自知之。

七、眼前菱藕魚蝦美，不識他年孰主賓。

蒹葭樓詩集，順德黃晦聞節詩集也。張爾田序引其言曰：「生平之志與業，略具於是。」序有曰：「……皆取而遍嗜之矣！如啖荔枝，如剖新橙。最後讀君詩，味兼酸辣，乃如檸檬樹果。」諸宗元（貞壯）題是詩集曰：「使我破除殘夜睡，讀君別後五年詩。縱橫著語成唐律，窈窕爲音近楚詞。老去江湖當自惜，求之流輩已誰知。樓扇閉雨迴鑑坐，夢如鈞天合樂時。」三立讀之亦稱：「格澹而奇，趣新而妙。造意鑄語，冥闢羣界，自成孤詣。莊生稱：『藐姑射之神人，肌膚若凝雲，綽約若處子。』又杜陵稱：『一洗萬古凡馬空。』詩境似之。」